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 
第八十三回 桃花山犬崇王小姐 夏口鎮狗咬呂洞賓

卻說呂洞賓被鍾離權猛然地一聲大喝，不覺嚇了一跳。一睜眼間，身子已跨在鶴背之上，騰飛半天，迴翔作勢，心中更覺驚駭。趁著白鶴飛翔之勢，在它長頸上輕輕拍了幾下，說道：「師兄，慢慢走呀，小弟有話請教。」鶴童便把翅子略略展緩了些，伸頸仰頭，口吐人言道：「師父教送師兄到江北岸上，到了那裡，自有人前來迎接師兄到廬山去。師兄還有什麼疑惑？」洞賓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方才我還和師父說話，怎麼一下子工夫，就在師兄背上，又已飛在半天裡。這是什麼道理呀？」鶴童笑道：「這是師父的仙法。你不知道，我卻怎能曉得。」洞賓又道：「師父現在何處呢？師兄可曉得麼？」鶴童笑道：「不是還在你家中麼？這些事情，我全然不知。我只曉得師父召我來，是專為送你出門。此外還有什麼話，他既然不說，我怎敢問他？」洞賓也知他所知道的有限，和本人差不多兒。方才所問，也不過因事出意外，此心不能自持，發為無聊之詞。他既不能答復，也只得罷了。鶴童也不再言，展開雙翅，一陣猛飛。哪消半天工夫，早由河中飛到江北。對江稍東，便是南昌城了。白鶴放下洞賓，說聲後會有期，振翅而去。洞賓慌忙額手致謝。洞賓定一定神，心想，師父命我去廬山，據鶴童說，還有人接我渡江。這又是什麼人呢？想了想，卻不要管他。看這地方背山臨江，倒也清雅乾淨。既然到了此地，就去玩耍一回，卻也不妨。正思舉步，瞥見對面一個管家打扮的人急忙趕來，滿頭臉全是大汗。走近洞賓身邊，一不留神，在洞賓道袍上一碰。洞賓沒有防到，受此一碰，一個身子往後退了幾步，不覺失笑道：「你這位大哥，走路也太莽撞了些。這麼闊的路子，睜著眼，也會碰在別人身上，豈不好笑？」那人倒是非常和氣，聽了這話，急忙賠笑抱拳，再道歉，說道：「在下委因急事在身，馬上要趕到三□里外，專請一位有道高僧，前去我們主人家收伏妖精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家中又被妖精鬧得太凶，深怕誤了主人的大事，所以拼命狂趕。誰知趕昏了腦子，明明見道長在前，不曉怎麼會碰在你的身上去，真乃抱歉之至。」洞賓笑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，但聽你說什麼妖精不妖精，此話來得奇突。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什麼大膽妖精，竟敢白晝出現。大哥，可詳細說給貧道聽聽麼？」那人道：「談談是不要緊的，可惜天色已晚，在下還要趕路呢。」洞賓笑道：「貧道倒是閒得一點事都沒有，就跟大哥一路走走好麼？」

那人聽說，朝他打量了一眼，問道：「聽道長說話，好像不是本地人，莫非是遠方來的仙人麼？」洞賓笑道：「仙人差得太遠。遠方兩字卻對。貧道乃河中人，姓呂，名岩，字洞賓。此來為要去廬山學做神仙，卻不算是神仙。」那人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道長畢竟有些才學，和平常的羽士全不同了。不知可有本領，替我主人除妖伏怪。我這敝處，便是從古有名的夏口鎮，乃四通八達的所在。我主人乃本地有名的善人，家有巨大產業。姓王，人人叫他王員外。因有一位小姐，年方□六，生得才貌雙全，又能孝順父母，對我輩下人也是非常客氣的。不料今年三月間，隨主母王安人到桃花山上進香，不知怎麼被妖人瞧見，追蹤前來，附在他身上，胡言亂語，不可盡述。據他說，小姐和他有姻緣之份。他是仙人，如果員外肯將小姐許配給他，將來還可提攜全家昇天。員外哪肯答應，也曾請過許多道士作法驅除。無奈這班道人全是騙人銀錢，只會喝酒吃肉，哪裡能夠收妖？但是這次卻也一個個吃了那妖人的大虧，都被打得鼻塌嘴歪，渾身青腫，抱頭鼠竄地逃去，連工錢都不敢來領。這妖人因員外和他翻臉，便也不客氣了，天天在家中弄出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來。」

洞賓笑道：「哦，還有許多奇怪的事情。」那人聽了，把舌頭一吐，說道：「說起這廝的手段，才厲害咧。他能平空放些野火，將你的房屋器具，燒得火燄飛騰，嚇得人畜驚啼，四散奔逃。但是一眨眼間，火勢全消，不但房屋完好，就是一草一木，也並不曾損傷絲毫。有時家人好好聚談，驀地聽得豁喇喇一陣大響，忽然面前牆垣坍塌下來。等你趕緊逃避，這牆壁又依舊裝好，連灰屑石子也不見一顆。更刻毒的是，他能障掩人家眼目，弄得公公誤認媳婦作老夫人，兒子看錯母親當老婆。雖然轉眼之間便都看出本來面目，可已經鬧出不少笑話兒來了。道長請想，這妖人混帳如此，縱然不能實在害人，可是弄得一家上下，時刻顛來倒去，不但正經事情一樁也做不起來，而且人人心中不安，時時防他作祟。這等罪孽，也就令人夠受了。」洞賓道：「那小姐呢，可曾被妖人污辱？那人道：「便是這事奇怪，妖人天天逼著小姐成婚，但看他情狀，好似極怕小姐的樣子。大概他一來了，只在小姐房中坐地。幾次三番，想到小姐牀上去，可總沒敢冒昧一次。若說這等妖人，還講什麼情理，那就沒人相信了。既不會講情理，又不敢冒犯小姐，這當中不曉得有什麼道理呢？」

洞賓問道：「那妖人形狀，你們都見過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全沒看見，只有小姐一人是早早夜夜和他廝混著。據說是一個披毛帶尾猙獰兇惡的怪東西。小姐是金枝玉葉般的人，平常連閨門也不出的，如今卻在他繡榻之旁，擺著這樣一個可怕的妖精。可憐這一下子，小姐也苦死了。」洞賓聽了，勃然怒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今同你請那高僧去，看看可能治得下這妖怪，要是治不下時，待我瞧清楚了，妖人是什麼東西，我再想法子收伏他。要是我的本事不夠，我必回去請我師父來，替你主人家除害。何如？」那人大喜，說：「若得如此，我主人一定要萬分感激你的。」洞賓也不說話，跟他到了一個古寺，名曰報國禪寺。那人進去，求見知客僧知圓和尚，洞賓也跟在一處。那知圓是一個肥頭大耳的矮胖和尚，那人呈上主人的書信。知圓接來看過，卻不說去不去的話，先問洞賓是什麼人？那人代答：「是呂道長，在途中相遇，同來拜訪大老爺。」知圓笑問洞賓道：「你可是洞中呂岩麼？」洞賓聞言，大吃一驚，問：「師父怎麼知道貧道的姓名？」知圓也不答話，只微微一笑。洞賓留心窺測他的神情，見他這一笑，顯然含有一種狡猾之態。不由得暗暗地估量道：「我是要上廬山去的，不要為管閒事，倒遇著歹人作起難來。一則危險可虞；二則耽誤我的正事，不如想個法子溜了回去，管他有沒有人接我，我自過江去吧。」想定主意，只見知圓一面對付那人，正在那裡議論收妖的報酬。那人已允出兩千紋銀，知圓卻還不肯答應。一面吩咐寺中長工，快請老師父來，說：「河中呂岩到了。」

洞賓越發驚駭，以為這和尚必和我家有甚麼仇怨，知道我到此地，必是要來報仇來了。事已至此，也只好聽其自然。若稍現畏葸，不但失卻身份，而且於事無補，因微笑說道：「這倒奇怪，師父既然知貧道姓名，還有那一位老師父，怎又認識貧道呢？」知圓笑道：「你別多心，我們這位老師父道行極高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有翻天換日、呼雨騰雲之術。他待人最好，又最愛才。等一會兒，你見了他，就知道他是一位阿彌陀佛的好人了。」洞賓沒辦法，只得坐著等候。這邊知圓也和那人講好，待收妖怪事完之後，送銀兩千兩。

洞賓出身世族，生性又極慷慨，生平只知盡力助人，從不知道這等除妖降怪的事情也能和世俗買賣一般，爭錢論價的，心中大以為異。又深覺這寺中僧人，大概都是一班鄙吝之徒，卻為何又有那樣本領呢？想到這兒，忽聽後院履聲響囊，知圓笑道：「老師父來了，呂道兄快隨貧僧迎他一步。」洞賓只得立起身，隨了知圓，向後面迎了出去，果然見著一位鬚眉潔白、長髯飄拂的老和尚，神光奕奕，骨格清奇，一步步踱將進來。知圓趕了上去，先對他說了句什麼。老和尚面現喜色，問道：「這人在哪裡？」洞賓聽他聲音如洪鐘一般嘹亮，心中又甚為納悶兒，忙跟上去，施下一禮道：「道門弟子呂岩謹參禪駕。」老和尚伸手挽了他的臂膊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好好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你可隨我來，有話對你說。」洞賓見那老僧面上倒是一臉英氣，不像知圓那種浮滑神氣，心想：「這倒真是一位好和尚，方才不該錯疑了他。」於是恭恭敬敬地跟他到了禪院，重復向他行禮。

老和尚笑道：「不必多禮，老僧俗家姓張，二百年前剃度出家，法號通明。今年已有二百四□五歲了。日前入定中，知你將於今日到此，特囑徒輩守候你到來。因你根器極厚，無論修仙學佛，都非常容易。老僧之意，欲勸你入我佛門。老僧當收你為徒，將生平道行，悉數傳授與你。不久我當圓寂，你可在寺住持，管領一千僧眾，將來的造化大得厲害哩！不知你可願意麼？」洞賓聽了這話，倒出於意想之外。幸虧他穎悟敏捷，隨即叩謝道：「師父盛意栽培弟子，弟子豈不知感？無奈弟子出家之前，已有仙師提攜教訓。此番出家，正是奉著師命，前去廬山學習劍法。弟子已入道門，不能改習他道。好在三教同源，宗旨都是感化世人，祛惡向善。弟子雖在道門，也和皈依我佛一般無二。想佛門廣大，師父盛德高年，胸襟更異尋常，當不責其不中抬舉，不識好歹也。」

老和尚聽了，默然良久，隨即歎息一聲，說道：「無緣之人，強欲使之有緣，此真可謂反乎造化自然之理。我錯了，我錯了。」說畢，瞑目而坐，半晌不出一聲。隨後知圓也走了進來，立在他的身邊。好一會兒，才見他睜眼說道：「你去王員外家，須得小心在意。那妖乃是二郎神哮天犬。現在趁著它的主人家中有事，將他丟撇在外，無人管束，竟自放膽下凡，不是容易對付的。上次賜你那件寶貝，可將此犬驅斥，但不必害它性命。因它追隨二郎立有許多功勞。小小風流罪過，罪本不致於死。況且那王小姐係雌虎轉世，因他前生雖為猛獸，頗有仁心，從未傷害人類，所以今生得轉人體，並因他對於手下佞鬼□分仁厚，佞鬼依戀不捨，仍在他身邊保護，所以此犬不能近身。既未污辱人身，罪名又得減低一等。你若將它殺死，不但二郎神面上對付不過，而且辦罪過當，來生結下冤孽，甚沒理由。你省得麼？」知圓口稱遵命。老和尚又對知圓說：「這呂岩，他既然決心不入我教，你可帶他同去王家走走，順便也替他了卻一重孽案。」知圓聽了，不覺朝洞賓瞧瞧。洞賓聽了老和尚的話，心中又起了一層疑竇，待要叩問幾句，無奈他又瞑目入定去了，只得和知圓一同叩辭而去。

知圓取出兩副甲馬，和洞賓各拴一副，縛在腳上，以手畫符，說是神行之法，每天可行三千里。洞賓倒也歡喜，一同出了山門，吩咐王家管家：「不妨慢慢回家，我們先去了。」說罷，招呼洞賓一同舉步。果然行動如飛，又不辛苦，轉瞬之間，已到一個市集所在。

看看天色還沒全黑，知圓手指前面一所高大院宇，說是王員外家。二人一直趕到門口，對管門人說明來歷。管門人慌忙去通報。不一時，王員外夫妻、父子、老母六七個人，一同迎了出來，和二人相見，邀讓入內。初次見面，少不得都有一番客套。隨後知圓問起妖人作祟的情況，員外所說的話，和管家告訴洞賓的差不多兒。因問知圓，可知此妖是什麼種類。既然能夠作祟人間，何以未脫皮毛？又且見了小女，似乎還有害怕之意。這是為何？知圓即把老和尚吩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此犬雖尚未能探聽我們消息，但犬性最靈，萬一被它曉得，就要逃走出去。等待我們走了，它卻又來滋事，這是很危險的。趁我們初到府中，它還不知就裡，趕緊將它收伏了去，便當得多了。請員外把我們引到小姐的閨房，便好作法收妖。」員外大喜，親自替他掌著明角燈兒，與夫人一同領著，把一僧一道，轉彎抹角地帶到樓上小姐香閣之內。

來到門口，知圓袖出一幅布畫，吩咐洞賓：「守候門口，將此畫掛在門簾上。看見犬入畫中，速將此畫收起，捲成一個筒兒，即可使它的骸骨成灰了。」洞賓忙道：「方才老師父不是吩咐過了，叫留住它的性命麼？」知圓呷了一聲，笑道：「這老傢伙，便是這等地方討厭。既來除妖，便該除得乾淨，又說什麼保它性命。既然要保它性命，還是莫管這些閒事好了。貓哭老鼠假慈悲。這等事情，我就最不受幹。」洞賓聽了，默然不語，只得接了畫，替他守門。

等得知圓進了閨房，忙將畫掛將起來。知圓隨著員外、夫人走進房內。小姐正睡在牀上，羅帳四垂，聲息不聞。此外只聽得一種狗打鼾息之聲。睜眼一看，果然見著一隻猙獰可畏的惡犬，蜷伏牀下，正在熟睡哩。知圓笑道：「這畜生倒會享福。」

即命員外夫妻退後一步，自己仗劍作法，員外夫妻都見有許多神仙神兵突現面前。知圓說明原因，神將們各舉兵刃，向小姐的牀下打那犬。犬身著刃，大嚎一聲，直躡出來，四面亂咬。神將們的兵器都不能傷它，反被它咬傷了好幾個神兵。知圓大怒，仗手中劍親自動手，那犬也奮利爪相抵抗。知圓的劍舞得如一派銀光，見光不見身。那犬可是見過大陣式的神獸，看它不慌不忙，奮力交戰，忽而四蹄直撲，忽而張口欲吞。戰夠多時，劍不能傷犬，犬也不能傷人。

畢竟這邊神多勢壯，那犬孤身難敵。看看氣力將盡，只得且戰且退。一直退到門邊，想往外面跑去。

抬頭一看，見前面是一片絕大園林，有山有水，有樹有花，還有許多合它口胃的小動物，如豬、羊、雞、鵝之類，都在那裡自在地遊行，很是逍遙舒適。那犬不見則已，一見如此好地方，又且正當力乏肚餓的當兒，如何不想進去？究竟犬的知識遠不如人，哪裡知道這等園林都是誘它上鉤的幻境，它一蹄子跨了進去。外面的呂洞賓，正眼珠不動地看它入了畫中，忽然不見，慌忙把畫捲起。卷到一半兒，心中猛可記起老僧的話，又想：「犬主二郎神，和師父等都有交情，如今我害了他的哮天犬，將來叫師父如何見得二郎的面？不如趁此機會，將它放走了吧。」如此一想，忙又將畫攤開，攤到一半兒，忽然面前跳出一隻惡犬，出其不意地向洞賓下體就咬。只聽洞賓啊呀一聲，向後便倒。

這便是世俗相傳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」的那件事兒。

不知洞賓的性命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